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櫰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八目録

中庸上

春秋修其祖廟二節　張江

春秋修其祖廟一節　劉輝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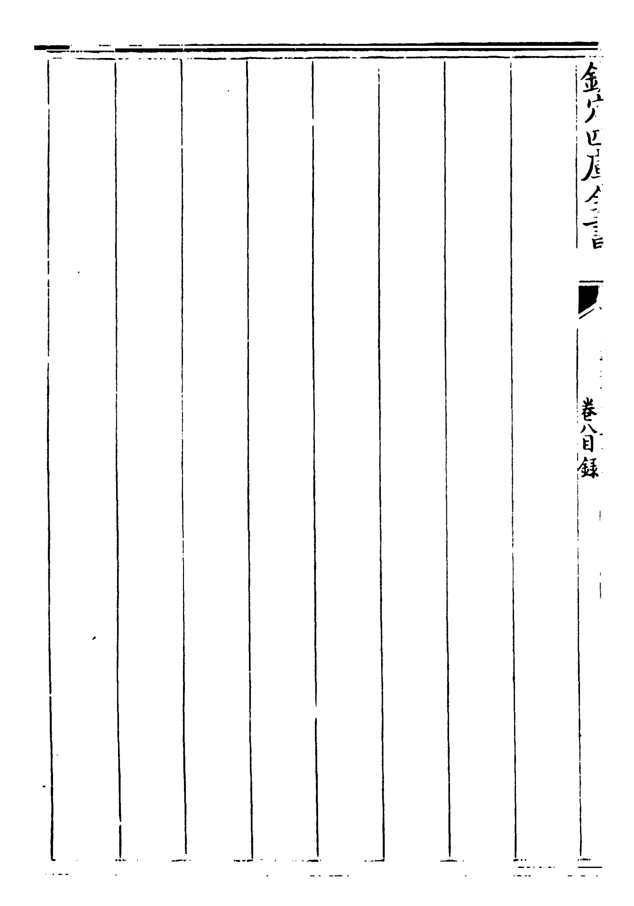
陳其宗器三句　何焯

旅酬下為上四句　張江

郊社之禮一節　儲在文

親親之殺合下節　張江

禮所生也　谷誠



天命之謂性　一章　方舟

君子不離乎道故能盡性以至命也葢道成於教而實根於性命知其不可離而實致其功則其終可以通於天矣且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離道非失道也失其所受於天之性也失其性而不知檢則内自悖其情而害及於天地萬物聖人之所懼也夫世之言性者皆以為虛無幽渺而不知命於天者至實也言道者皆以為後起假合而不知率於性者至順也言教者皆以為聖人

多方以梏人而不知修是道者至不得已也使人皆不離乎道以得其性而全其天而聖人何多事哉誠以天命之精流行遍滿於事物之中而須臾離之則天命之真息而事與物之附麗者皆虛而人又不能不離道也睹聞起而道離焉事物交而道又離焉以離道者之多而遂若以道為可離者而不知可離非道也夫人之離道有漸焉其猖狂於睹聞之際者必其恣肆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其決裂於顯見之時者必其簡忽於隱微

之地者也故君子戒慎恐懼不間於須臾而必慎其獨也夫道為天命之性而離者若此其多不離若此其難者則喜怒哀樂累之耳喜怒哀樂足以累道而人固不能無喜無怒無哀無樂非惟不能無又必有之而後道可行焉何者是性之感物以動而皆有其節者也其未發也可以窺性之本焉其既發也可以觀道之通焉第靜不可不致其中而動不可不致其和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陰陽之氣有常而或失其序人亂之也萬物頼

人之道以立化育之機不息而或戚其生人戕之也中和致則可以通天地之命而類萬物之情矣其位且育也君子盡性之功之實而可見者也夫人離道則失其性命之情不離道則功在天地萬物聖人之教豈得已哉

無首尾無過渡無承接而細按之乃循題位置不失分寸蓋於正嘉前輩法度之外能自闢一塗徑者

天命之謂性　一節　張瑗墨

中庸明天人合一之旨即性道教而申其義焉夫性也道也教也出於天而成於人固一原而相為用者也明其所謂不可以識所宗乎自性學不明而言道者日益紛於是異端之徒各挾其教以爭勝於天下子思子慮人之失所宗也爰述聖賢相傳之意而作中庸葢欲使由教而入者殫明道盡性之功必先以原性見道者昭千古垂教之統謂夫太極未分理之在先天者不可得

而言巳自兩儀立而於穆之原與二五之精相為凝合則生生無方焉與氣俱賦而不雜於氣命之所以不巳也與形俱成而不滯於形性之所以各正也五事配乎五行一物必具一則極之品類紛紜亦莫不載仁以生負義以存無異天寧有異性乎夫天下言性者多矣離命以為性則性將入於冥頑而氣質之說得參乎其間抑知降衷之始固有是粹然無私者則性之謂也人生而靜性之藏於密者不可得而窺巳及應感交而心德

之微與天下之故相為流通一如行其所無事焉本健而率之易本順而率之簡性所為道之門也遇親而率吾愛遇長而率吾敬道所為性之路也聖哲祗循其固有庸愚亦順其自然推之衆庶馮生而戾蟲且知報本微鳥與有摯别無殊性寧有殊道乎夫天下言道者多矣外性以為道則道將鄰於偏曲而外襲之端得喪其所守抑知天德之良固有是坦然共由者則道之謂也至若理本大同而氣禀或異在天固無如之何已自聖

人出定之以中正範之以仁義繼天立極而品節之事起焉修其政而禮樂於是乎興教之所為節性也修其言而圖疇於是乎演教之所以開天也高者俯而就裁卑者仰而思企極之曲成不遺而有生者不逄其害懐方者得盡其材何一非道又何一非教乎夫天下言教者多矣舍道以為教則教將流於法術而詭異之習且中乎人心抑知綏猷之后固有是因心作則者則教之謂也統而言之則皆道也

以宋五子書為根柢而條理布之斯為擇之精而語之詳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一章

徐乾學

中庸明道之體而總見其不可離焉夫道固兼費隱者也始於夫婦而極之天地無一可外道者而謂道可離乎且自有修道之君子而道以開道固君子之道矣然人第知戒懼慎獨以為道在君子也而與之曠觀乎天下則且無物而非道惟無物不有故體道者當無時不然爾吾請得言君子之道道必合顯藏以成道固實有其燦著者焉其顯之末始非藏者廣大即寓精微也道

必合體用以為道故實有其散見者焉其用之未始非體者氣化皆有神明也盖費而隱者也何以明其費也天下知能總屬形質之倫而天地祇分崇卑之位皆為道所貫而不能貫道為道所圍而不能圍道者也道遺於夫婦非費矣而人倫日用為知能之各足者如此道盡於聖人非費矣而古今事變為知能之所窮者如此道全乎天地是天地在道外不在道中即非費矣而職覆職載其不能無所憾者如此如此而道無所不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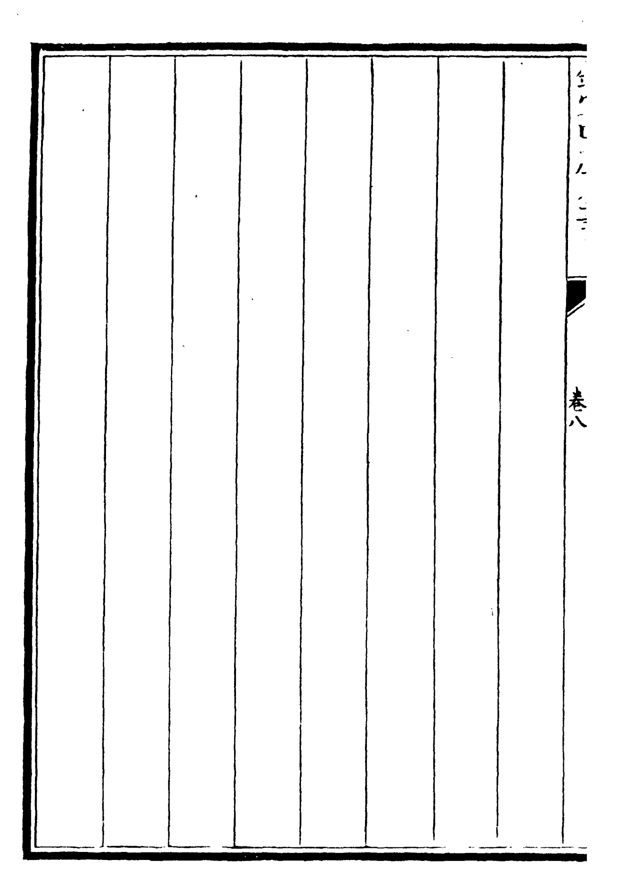
物此道也語其大而莫有能載之者即天地聖人皆在彌綸之内矣道無所不具一物一道也語其小莫有能破之者即夫婦立性命之理矣不觀之詩而有其察焉者乎鳶率其性而飛於天魚率其性而躍於淵同此氣即同此理不得舉鳶魚而二之也天下有形而有色者何獨鳶與魚乎鳶不能躍而安於天魚不能飛而安於淵有此機即有此象并不必强飛躍而同之也天下可指而可覩者何非飛與躍乎然則君子之道從可識矣

原始則為端而要終則為至近莫如夫婦而遠莫如天地語小莫破而出作入息夫婦日在道中近之履其事而道有其原始者造端乎夫婦也語大莫載而為生為成天地不在道外遠之著其理而道有其要終者察乎天地也天下何者非道何者非君子之道顯而未始非藏也用而未始非體也其費而隱何如而謂可須臾離乎哉

逐段直落不用扭揑做作自然理足氣貫通篇只在

道體上說為是他人粘住君子便鶻突原評

詳密安閒下語俱極斟酌



詩曰妻子好合　二節　王汝驤

徼道之自即於家而可見也夫即妻子兄弟父母而道在焉和順之有自聖人不既言之歟嘗思道有高遠而自入道者言之但有卑邇也顧即一事也吾行及之而其未及者即不啻高遠矣一理也前言及之而其未言者即不啻高遠矣而於其中有相及之端焉所謂自也今如妻子也兄弟也父母也此其於道固何遠何邇何高何卑之可言乎而吾夫子之說常棣之詩有異焉詩

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葢言夫婦之際道宜若此其雍雍也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葢言友恭之誼道若此其怡怡也夫其所以宜若此者何也詩又不云乎室家以此而宜也妻孥以此而樂也而夫子曰是豈但巳哉葢父母以此而順矣夫人曰侍父母之側百求順而未能今自詩言想之確有此意外之獲也而不當其地不知也日與妻子兄弟謀所以順親而不得今自子言思之端有此意中之象也而當其地仍不知也嗟乎人有周

公之志即文考文母哀其過而無以疵其心第存常棣之詩即南陔白華闕其辭而未始亡其義天下事其不必相及而必有以及之也固如斯乎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足以觀矣

相題甚切氣息甚微隆萬人難其渾古啟禎人遜其周密

鬼神之爲德　一章　　熊伯龍

中庸以誠立教而詳言鬼神以明之焉夫鬼神之德之盛至於微顯無間而要之一誠也然則天下安有不誠之道哉中庸引夫子之言鬼神者以明道也曰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中此道之大原所出也明道者誠引而近之以著其實使夫鬼神之說定而人世疑玄之說無不定矣蓋嘗由鬼神之德而思之豈非甚盛而不可加者乎夫人所疑乎鬼神者亦疑其弗見弗聞耳常人

求鬼神於萬物之外專以不見不聞者為鬼神則日見其無君子見鬼神於萬物之中即以能視能聽者為鬼神則日見其有物不息則不能生而其息者即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其生者即神彼夫寄往來於寒暑叅刑德於陰陽齊萬彙於髙卑錯百竅於喁于嗚呼何其盛也而奚必見且聞之昭昭乎哉且吾見夫承祭者矣忽而齊明忽而盛服忽而在上忽而在左右至使人愛之敬之若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儼然得其嗜好

飲食焉德之昭明誠有如抑詩所咏歎者而又奚啻見且聞於鬼神乎哉由此觀之將以不見聞者謂鬼神為微而未甞終於微也將以體物者謂鬼神為顯而未甞始於顯也若此者其微之顯乎君子可以觀誠矣天地之化有氣則必有理而成能於鬼神者自然之道也鬼神之行有理則必有象而顯能於天下者亦自然之道也鬼神實有所不得已於天地則情狀列焉天下實有所不得已於鬼神則禮樂脩焉故曰誠也然則鬼神之

德一中庸之德而物之不可遺一道之不可離也歟嗟乎鬼神且猶若此而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在人耳目聞見中者其亦無之而非誠矣

精義入神之理天空海濶之文實為超前絶後

宜民宜人　四句　　嚴虞惇墨

詩咏咸宜之德而推其得天之無已焉盖宜民人者令德之實也以是受禄而天又申之即所為因材而篤乎且嘗反覆於天人之故而知德能動天必先動人人心悦而天意從焉矣苟其德不足以通上下而合萬國之歡則雖天命誕膺而善其始不克永其終猶未極乎貽受之休也若假樂之咏令德者則不然德非徒一身之事即羣黎百姓之所觀而化也我周忠厚開基仁及草

木矣豈於民而或使之有違心詩人若實見其德之不競不絿者而著之曰宜民所為醉酒飽德以歌太平之風也德非徒及民之事亦百辟卿士之所則而象也我周綱紀四方敦睦九族矣豈於人而或使之有拂志詩人若實見其德之無怨無惡者而著之曰宜人所為壽老乞言以成福禄之休也夫天之愛民人亦甚矣民者天之所養也人者天之所簡也民人咸和鬼神休美意者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其在斯乎而詩果以為宜民人

而受祿於天也而由是俾彌爾性保其身也以引以翼佑其行也土宇昄章命之位也斯時也精誠通於上休澤洽於下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夫亦可以無憾矣乎而天之申之則猶未艾也積遠近休嘉之氣以蒸為太和故茀祿爾康而又若丁寧於誥誡萃億兆感孚之誠以大其昭格故有命既集而又常眷顧其子孫君子讀詩至此未嘗不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夫非民人之宜而曷以得天至此甚矣夫天之不假

易而德之不可以虚聲襲也推受禄以明降鑒之有自而不得疑其矯誣者無非歡忻和樂以盡臣下之情徵民人以觀疾敬之咸宜而不敢泛為頌颺者無非齋肅恭敬以發先王之德天之命周與天之命虞固異世而同揆也而又何疑於大德受命之故也哉

雖根柢不出時文而運用吐納正與世士所謂墨體有别

周公成文武之德

熊伯龍

誌成德之相所以終無憂之事也夫德施上下文武之憂已矣成德必言文武武亦文也周公之志也稽古相業未有顯融赫奕若周公之盛也秬鬯錫之曲阜生有榮施郊禘擬諸帝京歿猶美報以為功在孺子王也乃自今思之夫亦為若祖若父荅乃丕績也何言之武王受命之時猶未濟之時也守十五王之澤而執其小心其事已動瘝民之瘝寐惟是大難削平馨香欲被於人

天而君相庸愚不克輿言制作以黼黻一朝之隆盛斯亦聖明之累也合八百國之心而綏乃萬邦其事姑聽後人之深論惟是年豐敵克歌謳欲洽於幽明而王事缺微不復引伸新美以大服望外之深求斯亦天家之陋也惟我周公則為文王代厥憂為武王之德告厥成焉其父為聖人其兄亦為聖人使彼觀時起事建中和之極必非後世帝王所可及也公以一氣之人行一德之事則明察有本矣七年之久緯地經天何弗隆備乎

觀治者以為成周訪落之始識微者以為豐鎬化行之終煌煌乎顯烈也誰則為之其兄聖人而身為天子其父聖人而尊為天子使彼稽中定務極廣大之情必非後世儒者所可議也公以材藝之姿當宰衡之任則典文該洽矣九有之規樹表立坊何弗恊應乎為大宗者萬年有世室之位歌下武者哲王有世德之嗣秩秩乎大猷也誰則為之蓋為一身盡子弟之分則不必守無成之義以損其風施衮衣繡裳而奏潤色於皇緯文公之

所以稱為文也天而篤生元輔矣昭考實右享爾寧王
實友于爾斯豈鮮度之所得而危為天子服祖父之勞
則不必畏風雨之言而艱於著作嘵音瘏口以敷繹思
於方國成王之所以為成也天而右序有周矣俾照臨者
共仰耿光使震疊者羣瞻大烈又豈二公之所得而助
是故周禮不可删美周公之功也魯後止於弱報王業
之本也何莫非文武之幸哉
亦人人所有之義而出之巨手便覺雄偉博碩光氣非常

周公成文武之德

劉子壯

觀德所以成而聖父又有述之之子矣夫述文者武也而成其德者又有周公聖人復何憂哉且一聖人起則必篤生數聖人為之子以成之其作之君者肇統以集一代之勲其作之相者正治以濟两朝之美雖聖以繼聖實子以代子也文之無憂豈直武王述之哉當成王踐祚之日正周公負扆之年孺子委裘而多方未靖武有所未成即文有未成也故列侯之國而周公獨留大

功既立而弘文未昭德之未徧人即憂之有在天也故
義繫叔父而道專子弟乃武之所纘者緒由文王而上
溯太王終乎作也公之所成者德由文王而下逮武王
終乎述也渡河而載主文之志武其承之矣而天下未
明其德登乎明堂使其德上比於天焉歌乎太廟使其
德上及於祖焉是武王之所未就也以成武者成文而
聖心於是乎大快矣入廟而告功公所成武亦先之矣
而德未徧於天下凡我子孫赫乎無不監觀焉凡玆臣

庶愀然如將見之焉是武王之所未及也以成述者成
作而先靈其可以永慰矣當其時謗之者未嘗無骨肉
疑之者未嘗無聖賢而周公不敢諉也居東者避其跡
征東者任其勞若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所不暇以
小嫌是介留遺憾於前寧當其時以父臨之三叔不能
愛以身代之二公不必同惟文武為心也念親恩亦惜
國體治王事直如家事若曰予仰惟穆考率時昭考亦
惟茲 祖武是繩迪前光於文子是故文得人心未及天

命武受天命未洽人心而公兼其難則以臣人而擬乎君人實欲使天下戴子孫如其祖父秉德者位父有不遇顯德者才兄有不暇而公當其會則以紹述而統乎創造實欲使萬世知輔相猶是父兄不然使無周公以為之子則父德且不光雖聖如文王豈能以無憂哉

挑剔入細不放過題中一字筆格秀削韻釆葩流

文王之子數語雖本史記而於理未免蔽虧試思伊傅吕名居周公之地其志事將有異乎

追王太王王季　二句　　儲在文

追王上祀之典成先德也夫文武既王而太王王季不追王先公不上祀可乎周公蓋有以成之矣甞謂情至制盡折衷天道者聖人因人性而作儀也而祖禰之親追遠之思尤篤之矣夫武王王天下首謚文王禮亦宜之使周公繼厥後而前此之廟號闕如典禮未備非所以對揚先志者也蓋太王王季於文武世近是宜王且王業所自昉尚其追之今夫受爵不敢過受賜不敢過

子無加父之道則然而未嘗不可以通其變是故夏殷不追王周獨追王此為化而裁之之義稱曰予小子稱曰予一人王者貶尊之名則然而獨不可以儉其親是故文王受命而不王太王王季未受命而追王此為光而大之之義若夫先公雖親盡而義有所殺抑氣通而禮宜於隆天子之禮上祀是以其纘緒之志也夫且自三昭三穆推之先公多在祧毀之列而三年一祫則天子之禮必不同於西伯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言

殷之祫先公而今自組紺而上實視殷相土所謂監前代而精之也抑自三昭三穆推之先公亦間在七廟之列而四時常祭則天子之禮直已同於追王詩曰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此言周之祭先公凡自后稷而下胥視太王王季所謂引遠祖而近之也故曰情至制盡折衷天道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或曰丁未之日周禮未建而武王曰太王曰王王季疑文王實王之抑先王建邦啟土十四王而文始安之是周之先公皆視殷元王也或曰

非也

援據詩禮佩佩鑿鑿當與章大力追王太王王季一

句文相伯仲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及士庶人

張江

聖人以禮崇其先而因與天下同之焉夫先公非天子也而祀以其禮亦猶追王意耳由是推以及於天下乃善成文武之德者乎今夫名號者禮以義起者也祀事者禮緣情制者也義有止而情無窮故可以答千百年祖宗之靈爽於在天亦可以通千百國人子之孝思於不匱彼其追王太王王季也則祀以天子之禮可知也

等而上之有先公焉其功德雖不逮三后之隆而命維新者邦維舊豈得以忠厚勤勞之積而莫償其艱難其世次雖或去七廟而遥而仁率親者義率祖何忍以木本水源之恩而長付諸濶絶是太王王季所不安即文王武王所大不安者情也情至而禮亦至可無稱天子之禮以祀之哉鷩冕而臨固嫌以已爵加親而九獻八佾之儀有異數廟祧以降亦漸以親盡而殺而時祫大祫之期有合食蓋義有所屈則爵難盡擬於天子之尊

情有所伸則禄皆當享以四海之富也所為報本追遠而以成其孝事先人之德者如此其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則非天子莫舉斯禮又可知也等而下之有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焉其為開國承家誠不若有天下者可大其尊養而屈烝嘗之往則潔蠲以饗神保者孰敢不虔其為服疇食德更不若為公卿者克備其禮儀而睹時物之新則烹熟以薦祖考者咸思自盡是人各有先即各不能忘其先者情也情在而禮斯在可無推上祀

之禮以逹之哉廟有多少而皆得循祀典之文以報先德雖無廟而寢者亦不遺田有等差而皆得用生者之禄以明孝享雖無田而薦者亦不廢蓋義不可縱則尊卑上下之級難踰情不可抑則悽愴怵惕之思宜慰也所為推恩錫類而以成其孝治天下之德者如此此則愛敬盡於尊親孝弟光於四海非聖人之緣情制禮其孰能之

準情酌禮語歸典則議禮之文無如此昌明者

夫孝者　一節　李來泰

推孝所由達於志事徵之矣夫孝之不克全志事傷之也而繼述之善在是執是以論斷武周又何疑乎今夫論人於天人之際其著之一二人而善者必其推之千萬人而皆善者也安為子之心即以安為父之心而即以合千萬人子事父者之心議者不察以為承志既多深渺之求衡事亦傷時勢之異是使我周無天子之名而鎬京無以成王業也論達孝者不然必謂創守所開

不宜殊於祖父則舜宜遜國於有庳而禹當底績於息壤也彼上世之孝思不匱者已如彼矣必謂功德所垂僅襲美於高曾則受斧鉞疑於逼父遷豐鎬疑於棄祖也乃文考之適追来孝者已如此矣則為廣推夫孝者而武周所為繼述斷可識矣唐虞五臣皆有得天下之理粒食以為養陳常以為教思文一詩追王業之所自昔以功配地者今以德配天武之受命繼稷非繼文也公劉之才原足定一代之制大禮如君宗大典如軍徹

皇過數章為周禮之所始昔以行一國者今以行天下周之定制述公劉非述文王也而其所為善者不在是則其所為孝者不在是美利所存前人無其事者未嘗不有其志推而上焉斯亦善則歸親之義若非常之舉功及子孫而過引祖父仁人所不忍言也乃載主誓師卒不令天下忘其服事之志知其所全者深矣事變所極前人無其志者不得已而有其事推而廣焉斯亦無成有終之理若後起之名事本身謀而義歸前烈先人

其可欺乎乃卜都定鼎究能使後世致其敷繹之思知其所本者大矣故有行若繼其志而不得謂之述事者泰伯仲雍是也荆蠻之轍亦惟古公之志是求幸也太王聖而王季賢耳不然棄故都而遠遊國事將誰屬乎亦有迹若述其事而至大傷其志者管叔蔡霍是也武庚之舉必緣文王之事為辭幸也三年得而四國皇耳不然畫洛水而東西先志能無恫乎故論孝者必以武周之達孝為宗武周之孝非武周之孝也夫孝者固如是也

註中本上章來原就武周講必謂夫孝者宜推開說便都虛虛了事是含曰不能而為之辭也末處只推開作一點絕高原評

旁搜遠引意在語必驚人更能運才思於典則庶無流弊

夫孝者　一節　史普

有所以善於繼述者而孝始達矣葢必繼述如武周而其先人之志與事於斯乎無憾也故曰孝也且世之論者不明乎天道之所極與聖人功德之量之所際固不敢以孝與武周謂其所自為者初非其先人之志而父子之間行事之不相類於斯為甚也而不知此乃武周之孝之所以為達也何也今夫人子之於父也道以相長而後足故志之所存苟不能紬繹以盡其致即其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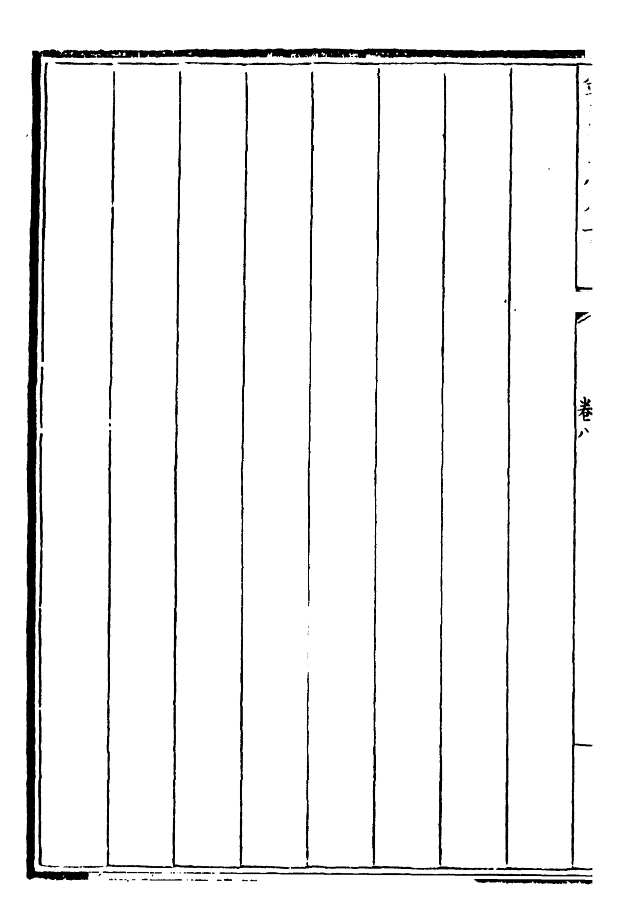
已自我而微蓋天下相續之數末必大乎其本也業以漸增而始竟故事之所在但不能充積以致其隆即其機已自我而遏蓋天下層累之數後必加乎其始也故夫所謂孝者繼志述事之間其大較也且夫周先人之志與其事則固何如者哉匪居匪康積數十王之苦心而文實總其會彼其艱貞自矢絕不敢一念以及非常而其實昭事之小心所亹亹於幽明上下之際者異日之發皇揚詡皆其志之蓄而必遹者矣迺疆迺理經數

聖人之規畫而文差集其成彼其遵養彌堅絶不敢一事以干非分而其實肇造之顯謨所包舉乎天經地義之全者異時之委曲綢繆皆其事之積而必起者矣故夫孝者之處此也不謂守前人之迹已也思及其志然後其念深其氣奮焉武周當日髦年舉事而其君臣兄弟之間咨嗟儆戒重有所不得已於心者皇矣下武皆有僾聞愾見之思斯不亦視於無形者之為道哉且不謂襲先世之成已也能盡其事然後其道隆其規大焉

武周當日戎馬未遑而於櫜弓說劒之餘講求蒐輯重有所不容緩於身者儀禮周官悉本紹聞衣德之意斯不亦有子克家者之為事哉盖先王以天道自處故其志其事一因乎理與數之所極而未嘗有所泥聖人以功德為量故其繼其述雖值乎時與勢之所變而適得其為同故吾之以孝與武周者繼述之間唯其善而已矣武周之制具在盍取而詳之

盡倫盡制之實無不包舉善繼善述之義確見真際

不以議論縱横見奇自是文章正派


卷八

春秋修其祖廟　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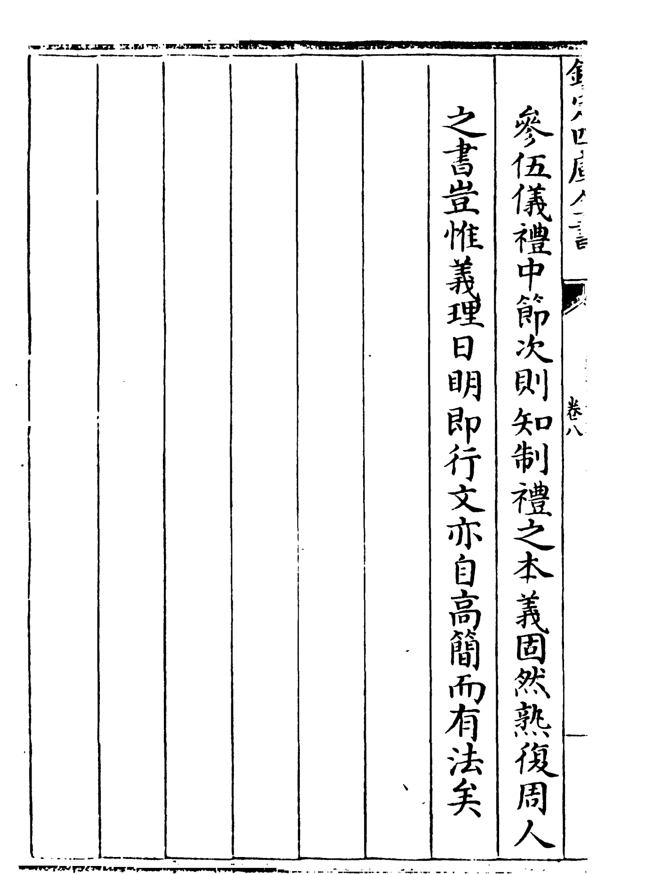
李光地

以祀典明繼述之大者而必盡其制之詳焉葢繼述之善祭祀其大者也自修廟以至薦毛祭之始終備矣故中庸詳叙之意謂孝之為道大矣孝於前人者亦必推前人之孝以及於無窮此之謂善繼善述也是故其事多端祭祀為大彼其感春雨秋露之濡舉時祫大祫之制必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則先修其祖廟而堂室為之一新矣祖宗有所傳之重器焉陳之房序而世守有以

勿失也有所遺之衣服焉設之筵几而鬼神有所憑依也由是以時食薦焉水陸之品前宿既備而祼獻之禮質明可舉矣夫所祭者祖廟而所合者羣宗廟之主也於是有宗廟之禮昭恒為昭而向明於北牆之下穆恒為穆而答陰於南牖之間在時祭則七廟之主以此序也在大祭則毁廟之主亦以此序也贊禮之王臣助祭之辟公莫不以爵為先後宗祝之執事有司之奔走莫不以能為重輕貴貴尊賢之道行乎祭之中矣神醉而

相獻酬所以受介福也而使子弟服其役祭畢而言燕私所以綏厚禄也而以毛髮别其次幼幼老老之義行乎祭之餘矣盖周廟祭祀其始終大致如此自今思之孝子之祭也如見其居處用御焉如見其衣服飲食焉敬其祀事而以禮行萃其歡心而以恩終此所謂廣先人之孝以行吾孝者也繼志述事孰大於是

兩節只是祭之先後次序如此以尊親分配又有分時祫大祫上節為禮下節為義者皆非也自記


參伍儀禮中節次則知制禮之本義固然熟復周人之書豈惟義理日明即行文亦自高簡而有法矣

春秋修其祖廟　二節　張江

觀聖孝於所制祭祀之禮有協乎神人者焉夫自春秋所備以及宗廟所舉而神人胥洽矣中庸為詳其禮制以明達孝也曰所以為善繼善述者蓋深有得於前人孝思之不匱而推而行之以流通於幽明上下乃稱達焉而要莫大於祭祀是故其以人道而事乎神也則有春秋之典尊之而不敢褻數則已煩親之而不忍離疏則已怠前人當此而悽愴怵惕之心必不能已則亦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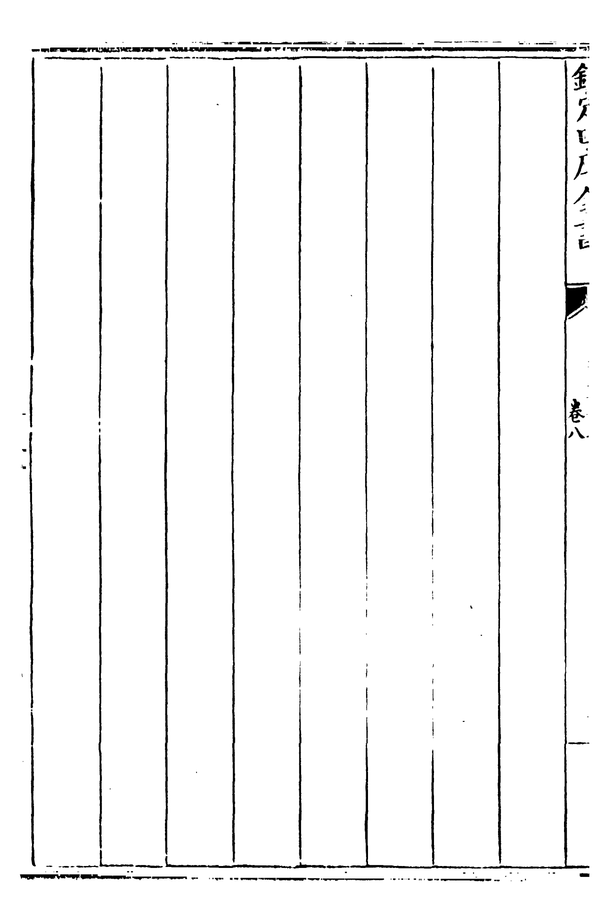
所可已者合食則於祖廟灑掃黝堊宮室修焉庶幾入戶出戶如將見之也守藏則有宗器球刀圖壁房序陳焉惟是口澤手澤宛然如新也有常棲者即有常依衮冕鷩冕衣之設不同而如在其上者則同有常御者即有常品膏香膏腥食之薦不同而庶或饗之者則同蓋自感於霜降露濡以來即思其居處思其用御思其衣服飲食凡慮事具物靡不虛中治之乃可致誠敬以交於神明也已由是即以神道而治乎人也則有宗廟之

禮上治祖禰祔太廟者昭北而穆南下治子孫列阼階者前昭而後穆前人當此而敬宗收族之誼必不容苟則亦何所可苟者爵則有序或飲五而獻或飲七而獻或飲九而獻辨名定分一司士之正朝儀也事則有序孰可以詔相孰可以祝嘏孰可以盥沃量能授任一司馬之論官材也貴者尊而卑幼亦勿之遺旅酬之觶子弟是舉使皆以事為榮而得伸其孝弟之義賢者敬而老成亦勿之侮燕私之坐毛髮斯别使皆引年為尚而

彌洽其醉飽之歡盖既講乎尊尊親親之道復衆著於貴貴衆著於賢賢衆著於幼幼老老凡合敬合愛皆與天下樂之乃為得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已是則幽明上下莫非王者典禮之所會通即莫非前人孝思之所充塞者也稱曰達孝豈虛語哉

上節有春秋字及薦時食宗廟節注云羣昭羣穆咸在故舊有時祫分節之説但大祫亦須有修有陳有設有薦而時祭豈無序昭穆以下等事乎祭義所謂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者正與春秋節合所謂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乃入廟而行事正與宗廟之禮節合李作據此分
貼作者本其意而加以整練截昭穆一段與春秋句
作對以領下四項亦先輩樸中帶巧處



春秋修其祖廟　一節　劉輝祖

詳時祭之典而亦如其志與事焉夫春秋因時而祭而廟也器也衣也食也則亦志事之所在也修之陳之設之薦之豈非繼述之所寓哉今夫人之於親一堂聚處有以娛其性也有以被其體也有以適其口也而況於有天下者乎而況不得已而思以致之於祭乎雖然其以春秋者何也蓋養則以人道事之祭則以神道事之人則親一日不見則嫌於疎神則尊一時數見則鄰於

褻迎來送往因其變也而此心之愴然者彌甚焉生之理接於明死之理格於幽明則近近則不必以時期而雖瀆不厭幽則遠遠則將必以時至而雖曠不忘霜零露濡非待感也而此心之愀然者奚寄焉則一在修其祖廟神雖無不之也而飄寓則安忍也亦猶人之有室焉耳而不於宮者别之也於是乎朴者飾之蕪者除之缺者補之露者蓋之而凡春若秋入其門則如有人門焉者行其庭則如有人庭焉者蓋一覩廟貌之新而知

其時又過矣則一在陳其宗器神則必有好也而棄置則弗道也亦猶人之所需焉耳而以為宗者原之也於是乎若者在前若者在後若者在左若者在右而凡春若秋亦猶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也亦猶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也蓋一念挈瓶之智而知其時不忘矣則一在設其裳衣神則舊有衣也而雖敝不敢易也亦猶服之無斁焉耳而必於尸者似之也於是乎啟之在笥展之在几覆之下體被之上體而凡春若秋不知者以

為此衣也非人也知之者以為此人也非衣也蓋一瞻皇尸之起而知其時已久矣則一在薦其時食神則猶求食也而得味則以馨也亦猶人之食新焉耳而因乎時者思之也於是乎維其有矣維其多矣惟其旨矣惟其嘉矣而凡春若秋豈其不足於供而以非時者謂神其吐之也豈其不給於鮮而以過時者謂神不其餒也蓋一經物候之移而知其時歷幾矣武周之時祭如此

照定生存之義情景一一都活更無一毫搬衍飣餖之跡於此見其筆妙

陳其宗器　三句　何焯

備物以致享神馨其祀矣夫所陳所設之咸在而所薦又不失春秋之時也物既備矣祖考有不是馨者乎且武周之時祭先王於廟也其善承乎在天之靈者夫何所不至乎有惟其舊者焉先王所以式憑也有惟其新者焉先王所以用享也蓋畧數其物而知真可罔時怨而罔時恫也有如廟貌而既修矣使初無彝器以昭布其間即丹楹刻桷其何觀焉況祖考之去我也久其或

衣冠笑語邈焉莫追其彷彿而惟是以布几筵者畢孝享之思吾未見善繼述者如是也而武周固不然則試入廟而觀所陳我先王出自高辛豈無分器而邠邑多虞而後玉帛幾畧盡於悉索則所為守寶者良難耳乃一二法物之傳尚藏天府也因手澤之幸存而命曰宗器亦見實當與周之子孫相為終始而茍有致一器之失墜者非佳也然使僅藏於天府焉其何異挈瓶之智乎於焉以時陳之盖不徒異夫筐筥錡釜之為陋而物

聚所好先王猶如將撫之也已試入廟而觀所設我先王世為侯伯厥有命服而葛覃垂美之詞後宮亦不廢夫澣濯則所為自御者亦儉耳乃獲並劍舃之屬掌以守祧也思動止之未遠而間及裳衣既可舉累世儉素之風永為觀法亦令後人知公尸之在上者惟肖也若使徒掌於守祧焉亦安見神保是饗乎於焉以時設之蓋不徒切夫杯棬書册之為感而服之無斁先王猶如將自舉焉已而所薦亦未可畧也我先王致民粒食宜

獲美報而克商告廟以還好盖復畢來於九土則所為妥侑者非常耳乃四時登俎之宜咸在禮器也因歲序之俄殊而求夫時食殆絶不異生人之嗜好迭為變遷亦彌令後人覺霜露之慕思者日長也其或不供於禮器焉豈克歌神嗜飲食乎至於非時不薦蓋不徒佐夫服物采章之為盛而惟其時矣先王猶如將甘之也巳武周之善繼述如是況當祫祭而更有事在耶

馮開之評玉茗堂稿云玲瓏剔透非塡實話頭者比

作者用筆真得其秘故詞意生動對屬變化爲塗澤者所不能逮原評

旅酬下爲上　四句　張江

禮詳於酬與燕而恩及乎老幼矣夫懼其無以逮賤而旅酬則下為上焉懼其無以序齒而燕則以毛焉其無不推恩於廟中者如此嘗謂祖廟所以本仁仁莫大於老老幼幼為其近於子而慈之為其近於親而貴之先王之所以定天下者用此道也而體此以行於祖廟斯孝慈服焉一徵之旅酬序事既明酳獻斯舉由是主賓更酌于階以周飲福之惠故詩曰為賓為客獻酬交錯

也而舉旅之始必下為上者何蓋此卝兮而總角者其於先王非本支之肖則姻黨之出皆可以幼子童孫畜之者也以位即不必貴以德即不必賢而備睹夫蹌濟者之駿奔在廟得毋自傷卑賤弗克與乎是用有以逮之其舉觶也固以服勤其導飲也亦如就養既油然生其孝弟之心復雍然習於揖遜之禮蓋至爵行無算而小子後生之襄事其旁者咸相與為踴躍焉其得承歡於長者猶其承歡於先王也此則曲體夫慈幼之深心

而以錫類不匱者也一徵之燕旅酬既畢尸賓𦘔歸惟
兹族人得燕於寢以綏後祿之及故詩曰諸父兄弟備
言燕私也而坐次之儀必别以毛者何葢此皤然而白
髮者其於先王非同祖之昭則同父之穆固嘗以仲叔
季弟遇之者也方序立之始或不盡列於行即賜爵之
時猶必待呼而進今則萃此少長者而合族以食可曰
引年尚齒猶有待乎是用有以序之貴如公旦不敢與
虞虢為班賢如叔封不敢居蔡霍以上在閈燕固有或

筵或几之殊即稽首亦有若小若大之别蓋至酌以大斗而黄耉台背之拜賜在下者甚幸聞此頌禱焉其得儌福於曾孫猶其儌福於先王也此則曲體夫貴老之深心而以明倫教孝者也而繼述之盡善可知已

注定愛其所親綿邈婉委歸於肅括可謂曲而有直體原評

典制文無書卷則病於空踈多所證引非氣體難於運掉即義類或涉假借似此典則純正氣勢流暢當於先正中求之

郊社之禮　一節　　儲在文

聖人之饗帝饗親制治之原也夫郊社祀上帝禘嘗祀其先禮莫隆焉明乎此而治國得其原矣且唐虞三代之禮至周而大備當創業垂統之時深探原本以定為敬天尊祖之鉅制而御世理物之道舉條貫乎其中後之人有心知其意者而王道約而易行也是故觀乎兩郊之建而見聖人所以饗帝焉其在上則日星風雨異其司其在下則山川林麓分其秩而圜丘冢土以是為

統宗之典者天覆地載唯一人之位相敵而其德又足以配之故著之於禮以答上帝之貺也觀乎七廟之制而見聖人所以饗親焉其在遠則祧壇墠鬼昭其等其在近則歲時日月别其儀而合食烝嘗以是為偏及之文者祖功宗德唯元子之分克承而其身又足以肖之故列之於禮以報先世之勤也若此者其禮至隆義至深遠而世有明之者吾謂其通於治國之道焉盖自其廣大者而論則吾之饗帝饗親者必將法其道以行事

而資始於天資生於地受命於祖操萬物之本以御其末而遠近高深皆其放而準焉者也本乎天者吾可奉天以治之本乎地者吾可奉地以治之本乎祖宗者吾可奉祖宗以治之而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要皆仁孝之所積而已矣自其精微者而論則吾之饗帝饗親者必且合其迹於無間而天神皆降地祇盡出人鬼胥格通造化之幽以達於明而禮樂刑政皆其顯而著焉者也凡天之屬吾可以格天者及之凡地之屬吾可以

格地者及之凡人之屬吾可以格祖宗者及之而五行不相沴四靈以為畜晏皆義理之所極而已矣故世無有明之者也有明之者治國如視諸掌然而其義深遠矣夫郊社禘嘗肇於唐虞更歷三代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武周無以復加吾乃知聖人之孝與周之所以王也觀於禮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上下截各還確義磊磊明明絶無一裝頭盖面語

親親之殺　合下節　張江

惟等殺皆本於天故必知天而後全乎修身也盖禮者承天以治人使親得其親賢得其賢而與仁義相須而成也君子而欲知人事親以修身也舍此曷由哉且人事參差不齊之致不知者以為人之為之其知者則以為非人之為之也萬物莫不本天為周旋而終身由之者或不著不察則情文悖而愛敬衰無惑乎所以體道而成身者闕如矣然則欲修身者顧可獨講於親親之

仁尊賢之義乎哉仁義者非禮不成者也盖將致吾仁於親而由身溯之親不一親也是有殺將致吾義於賢而以身接之賢亦不一賢也是有等等殺之間君子非放其私智而遂以畸輕畸重而為之者也古者聖人展親錫類自廟祧壇墠以及公族子姓之文皆原於天性無偽之本然而毫不容以濫舉古者聖人選賢建能自師保凝丞以及綴衣攜僕之屬皆凖於天命有徳之公理而毫不敢以妄干是何也禮所生也禮至則義協義

協則仁盡是故禮也者仁義之紀尊親之範而凡思以修身者之權輿也而君子其容已哉今夫君子有身取人立政之本也而身之所出有親身之所輔有人親與人之所從来有天禮也者天之見端也其之於親也則為天倫為天叙為天秩王者所為以天道事親也苟不明夫天之生物之一本而仁者過乎仁斯親者失其親雖日以此身上治下治旁治於其間適以啟閒親間舊之釁其之於賢也則有天位有天職有天禄王者所為以

天道官人也茍不明夫天之降才之殊致而義者過乎義斯尊者失其尊雖日以此身父事兄事友事於其間適以滋踰尊踰戚之嫌夫天理即在吾身故倫物皆帝則之察而人情莫非天理故會通先典禮之行此欲知人事親以修身者之不可不務知天也知天維何曰辨其所從生而已

以禮字天字為樞鈕渾成融洽筆力蒼老　下節通結上二節事親知人知天皆從修身推出文處處帶定身字體製尤合

禮所生也　　谷誠

禮行於仁義之中尊親所以不爽也夫仁者非禮不行言仁義而禮寓焉故曰生也今夫人心至於安焉斯已矣弗安弗可以已也然而何由得安其適於禮也則安其不適於禮也則不安其適於禮也用吾仁用吾義則安不極用吾仁義則愈安而其不適於禮也雖日用吾仁義而卒不安故夫人之論理也始於不可假借而成於不相睽隔不可假借而後有以盡乎理之蘊如仁屬

諸親義屬諸賢其大較也準此以言禮固將别為之辭矣不相睽隔而後有以極乎理之變如仁資乎義義輔乎仁其大較也本此以論禮無庸他為之説矣而臣謂禮之所生在是自有親而我親之此吾仁畢而注之之時也而禮亦畢而注之然而禮之意未顯者禮而統於仁也迨仁之數既以漸而減而禮之數反以漸而增則禮統於仁者旋且仁統於禮夫是以軌物大彰極於天高地下而弗可以易也自有賢而我尊之此吾義全而

致之之日也而禮亦全而致之然而禮之名未立者禮不勝夫義也迨義之數不辭夫瑣細而禮之數遂得其全體則禮不勝義者又復義不勝禮夫是以經緯大略宰乎萬物羣動而弗可以踰也故先王之為禮也雖神智卓越乎凡俗而或損或益之故亦不能憑心而造之其損也禮不得不損也其益也禮不得不益也若無定若有定而總歸於生意之不息後人之習禮也即踈畧不勝夫繁重而貴多貴少之節亦不得任意而裁之其

多也禮不得不多也其少也禮不得不少也若當然若自然而羣赴乎生機之不已蓋修道之仁不至是不可以為仁而修身之道不至是不可以為道也君子知所從事矣

仁義禮雖性所同具之理却自有次第不到得尊親等殺禮亦不可得而見所生之義如此文特言之了

了